

時事新報五千號紀念辭

梁啟超

本報創自清季。迄於今日。幸而不致中道夭折。得有五千號之紀念。同人等追懷既往更事之多艱。忱念將來踐責之不易。且欣且懼。根觸萬端。謹述所懷。以告讀者。

吾儕從事報業者。其第一難關。則在經濟之不易獨立。報館恃廣告費以維持其生命。此爲天下通義。在產業幼稚之中國。欲恃廣告所入以供一種完善報紙之設備。在勢既已不可能。而後起之報爲尤甚。實言之。則凡辦報者非於營業收入以外別求不可告人之收入。則其報殆不得自存。本報十餘年間。蓋無一日不感受此種痛苦。力極聲嘶。不能支而思舍去者。不知幾何次矣。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詡。但酷愛自由。習而成性。常覺得金錢何來。必自勢力。無論受何方面金錢之補助。自然要受該方面勢力之支配。最少亦受牽掣。吾儕確認現在之中國。勢力即罪惡。任受何方面勢力之支配或牽掣。即與罪惡爲鄰。吾儕不能革滌社會罪惡。既已滋愧。何必更假言論機關。爲罪惡播種。吾儕爲欲保持發言之絕對的自由。以與各方面的勢力奮鬥。於是乎吾儕相與矢。無論經任何困難。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。吾儕十餘年守此苦節。雖於精神上差獲慰安。而事業上之茹痛乃無極。昔有節婦。年八十而被旌。集其婦子。示以念珠一串。齒痕滿焉。則五六十年間深宵啜泣時嚼苦茹辛以自策厲所留之遺跡也。吾儕今爲本報慶祝五千號。吾儕回檢過去之諸號。自覺號號皆飾以深宵之齒痕。吾儕誠不欲以身受之隱痛。

曉曉向人。顧最所歎仄者。吾儕以此綿力守此苦節。爲經濟力所限。當不能依吾儕之原定計劃以從事設備。以致吾儕理想中之好報紙。至今仍不能出現。此則吾儕所告罪於讀者而欲求一諒者也。

吾儕既不自揣其力之孤微。而誓與惡勢力奮鬪。故其受惡勢力之摧殘也亦獨酷。十餘年間之遘閔受侮。其鱗次疊起者不暇僂數。試舉其最烈者。當民國三四年間。本報在社會上信用已漸立。銷數幾與今日埒矣。籌安會起。各方面勸進文電。污我報界潔白之紙者疊疊相望。我同業蓋莫不含憤。而未有以破之也。本報得洪憲政府指授機宜僞造民意之密電數十通。急發表之而爲之疏證真相。天下憬然。然發表未及半。本報已被命停止郵寄。不能有片紙出租界外。本報受此打擊。兩三年而元氣猶不能復。兩年前安福兇鋒。炙手可熱。道路以目。同業中持正論者固自不少。而本報以譽譔過甚。獨爲彼輩怨毒所集。今日停郵。明日控案。在滬經理。僕僕對簿。在都訪事。囚繫經年。凡所以摧鋤刪折之者。惟力是視。吾儕既致命遂志以與羣小宣戰。凡此橫逆。固早已列入預算表中。曾無所於悔。然坐是乃銷磨其無限精力於此種抵抗。而報中內容之充實改良。常有所障而不獲兼程以進。此則吾儕雖在今日猶痛定思痛者也。

吾儕以爲今日之惡勢力。不獨一方面。凡所謂勢力者大抵皆惡也。吾儕一不能有所庇縱。故有時對於甲部分惡勢力方施攻擊。移時而對於與甲正反對之乙部分惡勢力而亦施攻擊。攻甲時則甲疑其袒乙。攻乙時則乙又疑其袒甲。即旁觀者亦或疑其態度之不常。吾儕既抱有一定之方針。固勿之恤。然而已從各方面日日增樹其敵。吾儕又確信報館之天職。在指導社會矯正社會。而萬不容玩弄社會逢迎社會。故一

方面對於深根固蒂之舊思想。常冒不韙以摩其壘。一方面對於稗販流行之新思想。亦未嘗輕予盲從。吾儕誠不敢自謂其所見之必當。雖然。常以天真爛漫的態度。自發其現時良心所主張。一無瞻顧。從不肯以投合社會心理之故。偶發違心之論。尤不願作模稜兩可之辭。以逃天下之責難。是故吾儕每有建言。在社會上恒見爲逆耳。此又本報常遭拂逆之一原因也。

本報十餘年之立場既如此。在勢宜若不能以倖存。然而日邁月征。忽已達五千號之紀念。吾儕對於讀者宏獎之盛心。不能不感極而泣。而社會上能容此孤介之物。使之遂其發榮滋長。其亦前途光明之一徵兆也。同人等受茲獎勵。誠歡誠忭。惟有益自鞭策。永矢固有精神於勿替。而對於所謂理想的計畫所以改良本報內容使與時代之需求相應者。更一日不敢怠。同人所以酬讀者之愛。如是而已。

（錄自飲冰室合集）